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七十三回 山東馬獨龍口養病 賽鐵蓋藤蘿營投軍

詩曰：王孫去不返，馬足共車輪。 萬里連天色，終年出塞人。

幾經金海雪，不見玉關春。

曙夜寒塘夢，相思愁白蘋。

差官稟報張廣太：「有天地會帶四五萬賊，殺奔獨龍口而來。」張廣太慌忙來至外面掌號，調齊大隊，撒下探馬前去哨探。探馬走後，有姜玉由江蘇副將衙門來給廣太請安，說：「我孀母從衙門內挪出來了，搬在王協鎮的前院住，叫我來問把家眷接在這裡來，還是在那裡住？」廣太說：「你先別議論那個了。眼下賊匪來搶獨龍口，我這裡就是五百兵，河裡還有王爺的五百隻戰船，是你張伯父張大虎承管。若要失了獨龍口，那時之間王爺的戰船被賊人搶去，把這裡道路截住了，王爺沒歸路，那還了得！還有一件：你馬伯父在這裡傷寒病又反覆了，不知何日才能好。倘若關城一失，天地會恨你馬伯父入骨，必要把他碎屍萬段。我派四個人跟著你，把你馬伯父搭在船上，你把他送到江蘇避兵，那時間你再打聽我這裡的吉凶。若要天子的洪福，我將賊人殺退，那時之間也算是一件奇功。倘若不祥，我死在此處，你將我的家眷送歸河西務，連你馬伯父一並在我家中度日那太平的歲月就是了。此一時，你快去把你馬伯父搭到船上，快回江蘇去吧！」

姜玉帶著四個人到了書房之內，只見成龍在牀上躺著昏迷不醒，過去叫人把他扶起來。山東馬把眼一睜，說：「你是誰？」姜玉說：「馬伯父，是我。」成龍說：「原來是姜玉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姜玉說：「馬伯父，外邊有天地會八卦教帶著五萬人馬，來搶獨龍口。我請馬伯父跟我上船去，先逃奔蘇州，然後有什麼事再說吧。」成龍說：「拿著我的刀。」姜玉一回頭，見那四個人俱皆逃走，自己又攙扶不起馬成龍來，成龍又走不了。無可奈何，自己拿著成龍的大環金絲寶刀，說：「馬伯父，也不必逃走了，來一個我殺一個，來兩個我殺兩個，咱們爺倆死在一處就是了。」

正說之際，聽得獨龍口正西一片的聲喧，殺聲不止。此時，張廣太帶著蘭守備與千總、把總、外委京額等，帶領五百官兵，在獨龍口正西列隊。只見那正西塵頭大起，土雨翻飛。少時，有無數的賊軍殺奔前來，旌旗無數，遍地俱是賊隊，左右是馬隊，當中是步隊。內中有為首的頭目，是老會總任山。

書中交代，任山自福建會館逃走，至四川峨嵋山通天寶靈觀，奏明瞭蘇州之事。後來吳恩在湖南、湖北、浙江等處，勢如破竹，任山他管理糧台事務，前部正印先鋒官李長榮。只因王爺在湖北湘江口北岸紮隊，賊人在南岸紮營，兩下裡有兩個多月。王爺暗渡了湘江口，一直殺入賊營之內。吳恩退歸襄陽城內，大家商議說：「神力王帶大兵已然過江，你我該早作準備才是道理。」有糧台會總說：「督會總不必著急，我有一計，管保要取浙江、江蘇兩省，勢如破竹，不費吹灰之力，管保垂手可得。」吳恩問：「有何計？」任山說：「臣請得精兵五萬，進征獨龍口，拿獲張廣太，截住清營的糧台，以斷他人的歸路。兵無糧自亂，那時會總爺可以一陣成功。我繞道進取獨龍口。」吳恩說：「甚好。正月初六日，你帶五萬大兵前去，兵伐獨龍口就是。」過了新年了，那一日，任山統帶馬步隊大兵，繞道殺奔了獨龍關。那一日，到了獨龍口西村口，只見那張廣太帶五百官兵前面列著隊伍，任山傳令紮隊。前部先鋒官鐵錘將赫大雄，坐騎烏騾黑馬，手挾渾鐵八楞軋油錘，本領高強，藝業出眾，乃是當世的英雄，催馬來至陣前，大喊：「張廣太出來，與我分個高低！」張三大人騎的是一匹花斑豹馬，蘇州那邊的朋友送的，自己擰槍就要出去。旁邊守備蘭秀亭說：「總鎮大人不必著急，待我前去拿他就是。」說罷催馬，一直奔兩軍陣前。

見那赫大雄頭戴皂緞色將巾，金抹頭，二龍鬥寶，鬚插白鵝翎兒，身穿皂緞色蟒箭袖，腰束英雄帶，足登青緞子快靴，手擎一對鑲鐵軋油錘；面賽烏金紙，黑中透亮，環眉大眼，怪肉橫生。一見蘭秀亭，他把那錘一擺，說：「來者可是張廣太？」蘭守備說：「賊人要問，我乃獨龍口本汛的守備，姓蘭，名秀亭，小輩通個名姓！」那赫大雄目通了名姓，掄錘就打，蘭秀亭用槍分心就刺。二人大戰十數個回合，赫大雄一錘把蘭大老爺的槍磕飛，又一錘把蘭秀亭結果性命，死於馬下。這一邊有一個千總吳永太也被賊人所殺，把總周德凱出去也被賊人所殺。眾官兵人人擔驚，個個害怕。

張廣太把自己座下的花斑豹一催，一聲喊罵說：「妖人休要這樣無禮，我必要結果你的性命！」說罷，擰槍就取赫大雄。賊人睜睛一瞧，說：「來者可是張廣太？」那邊三大人一聽，說：「正是你家大人！你不必多問！」赫大雄瞧著，心中甚是有氣，說：「張廣太，我正要拿你，與我那會中人報仇雪恨！」廣太他本來馬上就不成，今天真是急了，料想：「那賊勢浩大，這座獨龍口不能保守，念聖上皇恩浩蕩，這一條命我也不能逃了。」催馬出去，到了兩軍陣前，擰槍照著赫大雄前心就是一槍。赫大雄用錘往外一磕，張廣太如何是他的對手？那支槍「嗖」的一聲撒手，崩出去有四五丈遠。張廣太的馬就向南一轉頭，縱轡加鞭，一直望正南跑去。那赫大雄催馬往前追趕，說：「張廣太，你望哪裡走！我來結果你的性命！」三大人馬正往南跑，心中說：「我成龍馬大哥不知此時如何辦理？」又一回頭，瞧見賊人追下來了，自己恨不能肋生雙翅，飛上天去。自己正在急難之間，見前邊大路攔住，東西有一道溝，溝的南邊有一個大鬆樹林兒。那溝有六尺多寬，這馬到了那裡，不敢望那邊跳。後面赫大雄離著四五丈遠，搖錘直嚷說：「好一個張廣太，今天你往哪裡逃走？我必要捉拿你，去見我家老會總！」張廣太真急了，一縱轡，那馬往南一躡，前腿過去，後腿蹬空了，幾乎落在溝內，那馬上也上不去。賊人一瞧，哈哈的大笑，說：「張廣太，你還往哪裡逃走！」三大人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那邊樹林內大吼一聲，躡出一位猛楞英雄，說：「賊人休要傷我家總鎮大人，待我先把你拿住！」說罷，一抖手中那一桿渾鐵點鋼槍，過來先把張廣太那一匹馬給拉上溝的南邊，他一縱身躡過了溝北，照著那赫大雄前胸就是一槍。赫大雄用錘招架，二人殺在了一處，一個在馬上，一個在步下。張廣太在那南邊馬上，定了定神，心中說：「此人好俊本領！我也不知他是哪裡的人，如何能夠救我哪？」

話分兩頭。救張廣太的這個人，是哪裡來的？為什麼就知道張三大人往這邊敗嗎？說書的先就說過，一張嘴難道兩下裡話。救張廣太這個人，就是在邢台縣與成龍、夢太在店中分手的那個高杰。自夢太給了他五十兩銀子，他就想著要回家，自己又想要家中無事，他就往這浙江地面來了，銀子也花完了。他那一日到了這獨龍口，正西有一個藤蘿營鎮店，他剩了一百多錢，他也餓了，瞧見有一個掛笊籬的小店，坐西朝東的籬笆門，裡面正房三間，高杰就進去了。見了裡面有一個小店的掌櫃的，年約五十多歲，身穿藍布袂褲夾襖，黃臉膛，有幾根鬍子，一見高杰進來，說：「來了嗎？」高杰說：「來了。你這店中管做飯嗎？我這裡有錢給你，管我吃飽了都給你。」說著，扔過去那一百錢。店內的掌櫃的一瞧，說：「你吃餅一斤夠不夠？」高杰說：「飽了就夠了。」那開店的沒有聽明白，也就給和面烙餅。他心中說：「除去店飯錢，我還多剩你好幾十錢哪。」正和面，又來了幾個作小本經營的，也就大家都要吃飯。那店內就是掌櫃的一人，先烙得有三斤餅，是大傢伙的。高杰拿過一張就吃，別人也不知道他是烙了多少斤麵，店中掌櫃的只顧的忙，那裡還照應的到。他又烙得了兩張，一回頭要擱在那邊，一瞧短了四張餅，問：「誰拿了去？」大家說：「你瞧不見那個大漢在那裡吃嗎？」掌櫃的說：「就有你一斤，你為何吃二斤呢？別吃了。」高杰說：「還沒有飽呢。」大家都說：「你多買麵就吃飽了。」眾人大家分著吃。有一個人正吃著呢，外面進來一個熟人，連忙過去讓人去了。高杰把人家的餅都給吃了。那人一回頭，見已然吃完了，說：「你為何吃我的餅？」高杰說：「你不吃放在那裡幹什麼？我吃了與你無關。」店內掌櫃的說：「怎麼著？吃了人家的餅，還說與人家無干？人家花錢買的！」高杰說：「我既然吃了，你拿刀來把我的肚子劃開，掏出來吧。」那個人說：「得了，掌櫃的你就不要與他說了，我送給他吃了，我再吃別的。」那高杰躺倒炕上就睡，吃得飽，睡得著。大家都說：「店中的掌櫃不該留他住。」開店的也沒有話了。一夜無話。